

# 卷十八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晉  
 索書號 貴重- 25  
 編號 A 293300

##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夫人也子宋姓

夫薨 成喪也無盜先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 孟 子 姪 婦也 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稱 人故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 為 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

成字有 石 生相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  
嫁之於 百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之二十五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鐵也成而不結不

固也傳為後年猶成起本當繼前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初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也為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

義例義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與方責利向戌後期故書良霄

以駭之若皆稱人則嫌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

男甯率于楚未同盟而冬趙子蔡侯陳侯伐

###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備會夷儀

成歲之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若命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

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

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

務德而爭善行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後則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辭不

敬如強命之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於敬如不得此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殺蘧獻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

悼乎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

二十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

於夷儀友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



已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軍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

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之子二月庚寅甯喜

右軍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

弱攻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

人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太子角子叔衛侯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

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循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

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大夫逆於

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指之逆

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公至使讓大



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審喜之言故怒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

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

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

者有居者出謂徯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于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物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八邑三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



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

也公固子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

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

雩婁聞具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

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

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成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草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草父鄭大夫楚人因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冷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木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

大名也以貨免之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

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

得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

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

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趙武不書尊公也

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

公侯武會向戌不書後也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

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書晉人

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執君伐孫氏也遺北

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



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失。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無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

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繫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國。不同故拜二君辭異。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以故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

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御侯雖。

謂首為臣執君別有罪而衆人猶。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臺子展

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上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

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赤而毛弃諸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

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其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

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會左師

畏而惡之合左師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有秋

獲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太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謂夫

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而

騁告公騁馳也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



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有照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

也棄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以其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

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

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

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

懼失敬於大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

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

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



伍舉子青祖  
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出奔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復故班荆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

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

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

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

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

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

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

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以獲天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

是以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不舉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

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失逃死於四方而為

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治療

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

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

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

用楚師遠晉侵沈獲沉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鄭於是不敢南

面趙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鄗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舍示必死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

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

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友與子靈爭夏姬子靈

而雍害其事子友亦雍害平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

蕩棘皆楚邑譙國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

七年

事見成 若敖之亂伯賁之

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

謀至鄢陵之役

在成十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

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

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若塞井夷竈城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以為陳

藥范易行以誘之

藥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

出穆王故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

四面集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晉夷傷

楚之間謂

子及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

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

而亡君大共謂椒舉女賁遣之懼而奔鄭引

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乎？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叔鳴，伍舉之子，傳言聲

子，有辭在舉，所以得。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六十

年晉伐鄭，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惠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

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

之性，讒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讒，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趙戰者，皆讒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

津門于師之梁門。鄰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

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許靈公之志而

後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



得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晉韓

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

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其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襲

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

廩丘縣有大雨自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

其義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

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



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宋會者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趙先晉飲而書先首貴信也陳于盟會常在衛上孔魚非上知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殺剽立術術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

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衛侯之弟鱣出奔

**晉**衛侯始者云政中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

以違命貶之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甲午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

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也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為



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地來鳥餘以其眾

出出受也使諸侯偽效鳥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為

若致邑封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

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邶風曰相鼠有皮人而

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

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

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



也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子鮮曰遂我者出謂孫納

我者死謂審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且縛實使之使審

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絰裳縷細而希

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弗敢聞且審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

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七ヨト云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木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蠹害物也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齊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  
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

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趙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

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爾  
請齊使朝趙  
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

以齊言  
子哲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

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木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為軍示不背楚各處

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趙氛甚惡

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

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伯州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二者具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陪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莊子之患也當死晉



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也濟成必莫

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

城入宋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

地生致死助我子何懼焉又不及是白弭兵則力可倍楚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雜舉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

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

以教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

二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自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

遂其小是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

主辨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燕享晉

趙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子

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

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

我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中

賢聞於諸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

故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

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宜其光輔吾君以為盟

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昔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



從二子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言志

屢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邶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亦使人

之所得聞也第實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

征師召伯成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

於其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

子其樂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邶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木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季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

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

而從亡先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二十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卯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

日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和君稱功加厚賞故謙

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

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

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在左師辭師之書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

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

成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成之謂

乎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

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

不咎棠東郭偃與東郭偃相崔氏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濟南東朝陽縣西北

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室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

盧蒲癸慶封屬大夫盧蒲癸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

又告成疆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入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且

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擊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擊為崔至則無歸



矣乃縊終不入於其宮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

冢以率己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遂罷

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

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

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

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頗置兩閏以應天正故

此年正月建子得夏衛石患出奔晉籀書之名

惡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



世不為也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

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

未日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辟吉宋向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

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以有時蓄陰不堪陽時蓄無冰也

溫無冰是陰不巳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

木為青龍失次出龍宋鄭之星在東方東

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

也玄枵三宿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

之從交相見故朝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

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

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盟在

二十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

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

不及不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

非宋盟宋盟唯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

免乎不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

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

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

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

有子禍為三十年孟孝伯如晉告將為

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鄭伯謂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始還

吾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

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

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

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

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

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

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夫



道已遠遠而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得鄭

無應故凶朝以復而棄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

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也休息也言

楚不能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復為害

鄭大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

氏禍衛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

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九月鄭

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于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外僕掌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

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



罪戾救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急解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

政共其職責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

也無昭禍以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

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

嬰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使諸亡人得賊有以告而反

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

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

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

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若欲有求於

姜姓曰宗不余辟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



譬如賦詩者取  
其一章而已  
癸言王何而及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

膳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

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癸以二

告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

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

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

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文子曰可慎

守也已善其不志盧蒲癸王何上攻慶氏示

子之兆龜兆曰或上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



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乎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

之季慶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

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

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

與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

慶封得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姜葵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曰諾十一

月乙亥當于大公之廟慶舍臨祭盧蒲

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

麻嬰為尸尸為祭慶侯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

鮑氏之圉人為優俳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束馬束辭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



優在魚里 就觀之 藥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藥子非高

子尾陳陳須子尾抽桶擊扉三桶椽也扉門闔也以桶擊

期為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手何以戈擊之解

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覺覺屋棟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

國曰群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

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弗克交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

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

見之魯大失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

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

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謂之殃夫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

為昭四年癸巳天王崩未幾赴亦未書禮也

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迷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

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環也與晏

子邲殿其鄙六十邲殿齊別都以邲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

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

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

唯正德可使無黜嫚故也謂之幅利利過則

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



稍致之致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

北竟釋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也亂治也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

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

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以其棺尸崔杼於

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知

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為宋之

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

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楚陽

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海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至也而棄

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

辜濟澤之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

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



而為之主神猶敬可弃乎為二十一年及漢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通通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也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成伯榮駕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

隙不以此廢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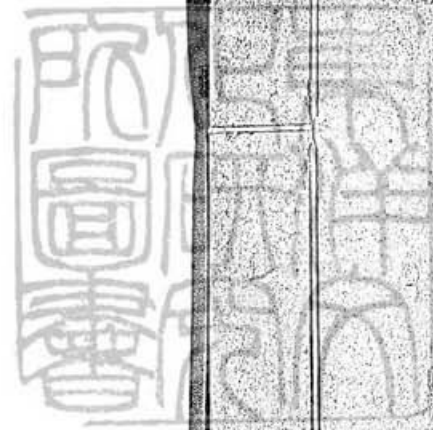
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所  
圖  
書





不 許 復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